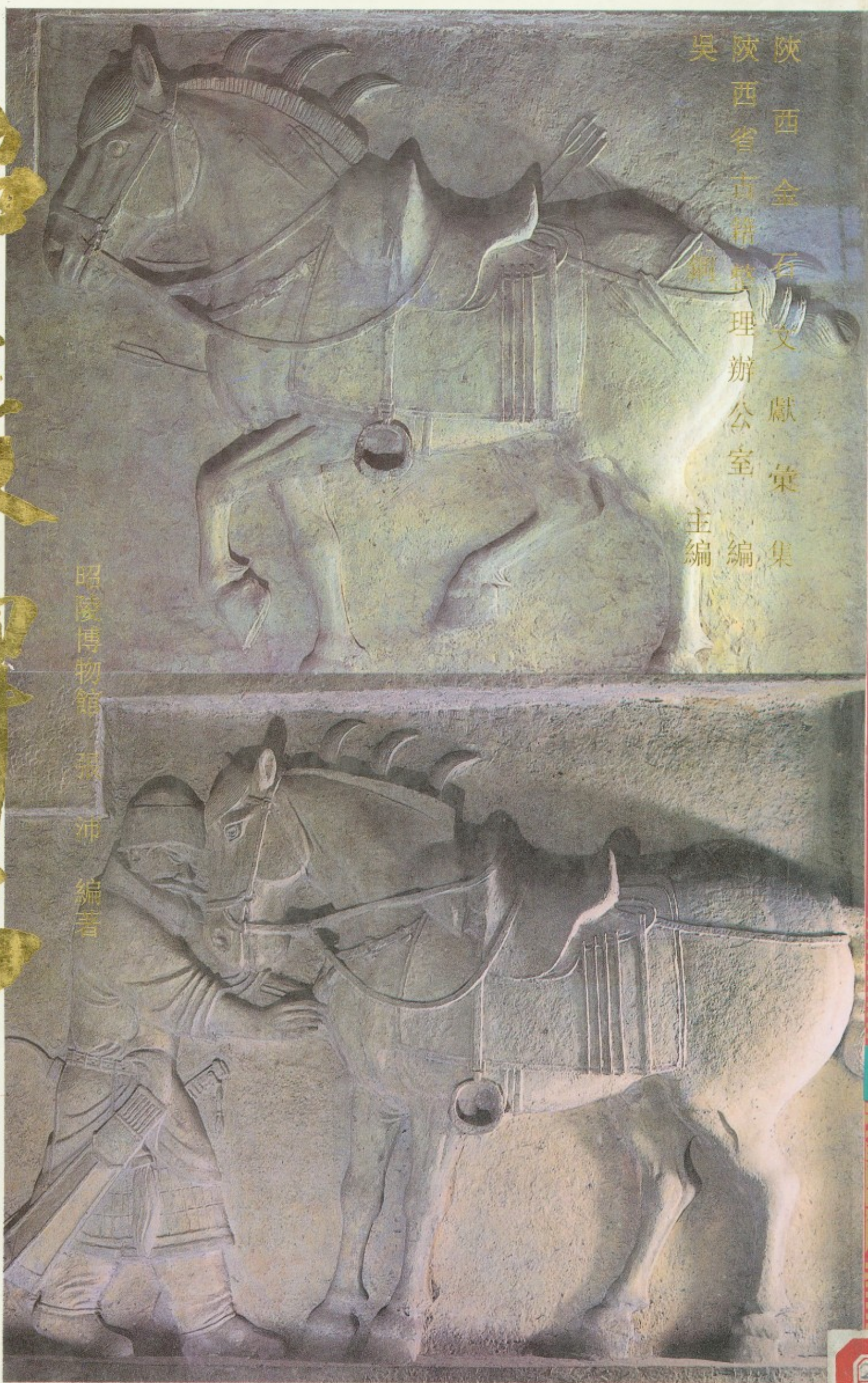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吳 綱 主編



昭陵博物館 張 沛 編著

# 昭陵碑

ZHAO LING BEI SHI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吳鋼 主編

# 昭陵碑石

昭陵博物館 張沛 編著

三秦出版社

陝新登字009號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吳鋼主編

# 昭陵碑石

張沛編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發行

陝西省新華書店經銷 咸陽市印刷廠印刷

八開本 三四印張 四〇〇千字 印數 一一〇〇〇冊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定價一九五圓

1994.11.1  
陝西古籍整理辦公室

責任編輯	王剛
封扉題簽	趙步唐
封面設計	毋培華
版式設計	李六一
拓片製作	周立軍
攝影	羅忠民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

## 凡例

- 一 《陝西金石文獻彙集》輯錄先秦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陝西境內現存的金文、碑碣、墓誌、塔銘、經幢、摩崖、地刻、磚誌、甲骨文、陶文、璽印、器物銘文等文獻資料。
- 二 數量較少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璽印、器物銘文分類編輯；對於石刻文獻存量多的地區或單位，則按地區、單位編輯。各冊按中國歷史紀年順序編排，並註明公元紀年。
- 三 所輯錄現存的金石文獻，每篇均有圖版及說明和錄文。說明內容包括：標目、時代、撰者、書者、刊石者，出土時間、地點，搬遷經過，形制、紋飾、書體、行款、漫漶程度。重要碑石、墓誌還可加考釋或案語，內容包括必要的考證、文字校勘，以及史料、書法價值的評價等。
- 四 原石已佚而前人有著錄和錄文，不再錄文，只記標目、時代、撰者、書者，原存放地點或出土處，附錄於後，以備查考；原石已佚而前人無錄文現存有拓本者，則在輯錄之列；原石已佚，前人無著錄及錄文，可附於石佚存文之中。
- 五 原碑石、墓誌無題而由編著者自擬的，題上加星號。為說明方便，對原碑石、墓誌題使用簡稱。錄文中遇到的異體字、缺筆避諱字、俗體字及西周製字，一律徑改，不出校記，不加說明。不易查對的字按原筆劃照錄。
- 六 碑石、墓誌中前人著錄與原石異文，以原石為準；原石刻文字迹不清，按前人著錄補入的文字，用同號黑體字排印。文字不多的紀年磚、磚誌、摩崖、題銘，在說明中已錄，不另附錄文。
- 七 碑石、墓誌、拓片每行錄完，行末加「號」。
- 八 碑石、墓誌中殘缺及漫漶不清的字，能看出缺幾字的加幾個□；缺字較多的則在括號內註明「上缺」或「下缺」。只能看出某字偏旁或一部份的，在□內照錄。原碑文為尊敬而空格或另起行的，錄文時不再空格或另起行；原碑文在諱、字下空格及錯、舛、衍、倒，或錯簡等，在錄文中加註號並於後說明。
- 九 碑石、墓誌的錄文不分段，銘、贊另起行。
- 十 錄文加標點符號，通常只用逗號、句號、頓號、分號、冒號，其他符號不用。
- 十一 計量單位採用國家頒佈的標準公制。

# 序

《昭陵碑石》係唐昭陵北闕及陪葬墓遺存和出土的石刻文字全集。

唐昭陵是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於陝西省醴泉縣東北，依山勢突兀的九峻山主峰而建，海拔一一八七·六米，距縣城三〇公里。昭陵園以九峻山主峰為基點，自北而南，呈扇面形展開，地跨昭陵、煙霞、北屯及趙鎮等四個鄉鎮，面積約二〇〇公頃，週迴達六〇公里。它開創了唐代皇帝「因山為陵」的制度，不僅是我國歷代帝王陵墓中規模最大的陵園，也是陪葬墓最多的陵園。

昭陵因長孫皇后之卒始建，歷時一十三載，以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太宗去世告竣。早在貞觀十一年二月二日（公元六三七年三月三日），太宗於營建昭陵不久，即下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推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給以秘器，使窀穸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唐大詔令集》卷七六）貞觀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六四六年十月十二日），又下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以懿戚宗親，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誌疆域，擬為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冊府元龜》卷一三三）由於太宗規定了功臣密戚陪葬的制度，一時，陪葬昭陵成了一種殊榮。終太宗、高宗之世，直至玄宗之初，百年之間，據《唐會要》「昭陵陪葬名氏」記載，前後陪葬妃七人，王七人，公主十八人，宰相十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人，功臣大將軍六十人，計一百五十五人；游師雄《題唐太宗昭陵圖》作一百六十五人；宋敏求《長安志》作一百六十六人。此數尚未含子從其父、孫從其祖及宮人陪葬者。以近年出土的陪葬墓墓誌考之，其誌主之名不見於《唐會要》「昭陵陪葬名氏」者將近二十。依此推測，昭陵陪葬墓不下二百之數，又因妻補其夫已成慣例，故陪葬者當明顯不止二三百人。由於陪葬諸臣甚眾，而「當時墓各有碑」（葉昌熾《語石》卷一），以是推之，一百二十里封域之中，當是附蟄之冢累累，穹碑相望如林。

因昭陵諸碑多為名人名碑，故自宋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著錄以來，歷代爭相著錄的金石文獻，如宋田槩之《京兆金石錄》、明趙崡之《石墨鐫華》及清王昶之《金石萃編》等等，約不下三四十部。自清初閩中林侗匹馬短衣，親至昭陵，披榛剔苔，摩挲諸刻，作《唐昭陵石迹考略》以來，專門整理和研究昭陵碑石的著述，已知者即有張弼之《昭陵六駿贊辨》、劉喜海之《昭陵復古錄》、孫三錫之《昭陵碑考》及羅振玉之《昭陵碑錄》與《昭陵碑錄補》數種。然因年久歲遠，昭陵諸碑或遭自然侵襲而湮沒、斷裂，或

遇人爲破壞而鑿損、毀棄，至宋代時，已「十亡八九」（游師雄《題唐太宗昭陵圖》），加以卧麟荒冢之中，殘碑斷碣時隱時現，以是歷代諸家著錄，不僅數目漸少，而且多寡不一。據統計，宋歐陽修《集古錄》及歐陽棐《集古錄目》著錄十九碑，趙明誠《金石錄》著錄三十三碑，田槩《京兆金石錄》著錄五十一碑，佚名《寶刻類編》著錄二十六碑，明末趙崡《石墨鐫華》著錄二十四碑，苟好善《醴泉縣志》著錄二十二碑，清初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著錄十六碑，乾嘉以來，畢沅《關中金石記》、朱楓《雍州金石記》、王昶《金石萃編》、孫三錫《昭陵碑考》及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各著錄二十餘碑不等，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佚考》著錄至三十碑。清末羅振玉旁搜博採，以二年之功，並得海外拓本，纂《昭陵碑錄》及《昭陵碑錄補》，可謂集昭陵碑石之大成，前後僅著錄三十三碑，而民國《陝西金石志》亦止稱「昭陵三十三碑」。因諸家或以一碑誤爲二碑，或以佚誌充作諸碑，或益以並非昭陵陵園之碑銘，或旁及並非陵墓神道之石刻，故實錄昭陵諸碑，均少於所稱之數。舊時打碑人成套出售拓本，號稱「昭陵全碑」。道光年間，昭陵全碑稱二十九種（孫三錫《昭陵碑考·自序》）；光緒年間，稱二十四種（康有爲《廣藝舟雙楫·干祿》）；民國初年，亦僅二十六種而已（施蟄存《金石叢話》）。建國以來，文物工作者在地方政府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幫助下，在昭陵陵園新發現和重新出土了近二十通陪葬墓墓碑，截至七十年代中期籌建「昭陵碑林」時，所謂昭陵諸碑已達四十二種，在此前後，文物工作者還經過科學發掘及搶救性清理，陸續出土了四十五方陪葬墓墓誌，從而使昭陵這一聞名中外的文物寶庫，更加璀璨奪目。

現存之昭陵諸碑及墓誌，件件堪稱石刻珍品。以石碑而言，大部碑版形體高大，氣勢雄偉，一般身首通高達三〇〇至四〇〇釐米，厚二五至三〇釐米左右，其中由高宗李治「御製御書」的李勣碑，身首通高五七〇釐米，下寬一八〇釐米，厚三〇釐米，其龜趺雖大部埋於地下，從地表可見橫寬約二〇〇釐米、縱長近三〇〇釐米。這些豐碑巨刻，至今猶展現着唐人的宏大氣魄，而碑首雕刻的左右各三條並頭吐氣的蟠龍（即「六螭下垂」），無一不是飽滿矯健，栩栩如生。再以墓誌而言，雖因墓主身分各異，墓誌大小有別，但多數墓誌邊長在七〇至八〇釐米左右，其中尉遲敬德墓誌邊長達一二〇釐米，厚逾四三釐米，其形制在唐誌中是不多見的。這些墓誌四邊或飾異獸、「四神」、「十二生肖」，或飾蔓草花卉、雲山樹木，無不圖案精美，刀法嫺熟，顯示了初唐時期第一流的雕刻藝術水平。

昭陵諸碑及墓誌保存了大量文字資料。據載，唐時吏部考功司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行狀，若死，「其欲銘於碑者，則會百官議其宜述者以聞，報其家。」（《新唐書·百官志》）可知當時碑銘所述，須經有司審查。這些文字從內容到形式上，雖然未脫六朝浮靡之氣，然於生卒里居、官爵事迹，仍較翔實。其中所載，於兩《唐書》或可糾謬，或可補闕，均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尤其是新出土的一些墓誌，或記述了個別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如執失善光墓誌和安元壽墓誌，從不同角度披露了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進逼京畿後，太宗渭橋退兵的內幕），或糾正了近年《舊唐書》點校本的失誤（如改李勣傳中「通漢道」爲「通漢道」、標馬周傳中「斛斯政則」爲「斛斯正」等），這些珍貴資料，均已引起了史學工作者的關注。

清人葉昌熾云：「昭陵爲唐碑淵藪，撰人、書人，皆一時之選，學書者所當奉爲楷模也。」（《語石》卷一）昭陵碑石撰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令狐德棻、許敬宗、李義府、于志寧、上官儀、劉禕之、崔行功、郭正一、劉憲等，書者有唐初著名書家歐陽詢、褚遂良、殷仲容、王知敬、高正臣、趙模、暢整、于立政及高宗李治等，可謂撰、書皆名流，文、字俱佳品。這些著名書家，與一些不大知

名的書家（如王行滿、李玄植、敬客師、僧普昌、張玄靚、房琳、竇懷哲、姜晞、白義暉等），以及許多不知名的書家，其書法或清秀端莊，或瘦硬飄逸，或道媚多姿，或勁拔不羈，無不精整可喜，別具一格。其中若干宮人墓誌，顯係未經書石而直接刻寫的所謂急就墓誌，這些作品形似簡陋，但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在雕刻藝術上的卓越才能，同樣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近年海外有的學者及國內有的書刊，稱贊陳列昭陵碑石精華的「昭陵碑林」為中國「三大碑林」之一，堪與西安碑林及曲阜碑林媲美，這種評價是不無道理的。

除新出土墓誌外，現存之昭陵諸碑大部泐滅特甚，個別碑版已了無隻字。其所以出現這種情況，除歷年久遠，風雨剝蝕這一基本原理外，人為破壞，當是重要原因之一。清羅振玉云：「予校錄昭陵諸碑，見碑中凡遇「王」字皆被鑿損，初不能知其故。嗣見宋楊文公《談苑》載，王溥薦何拱為鳳翔帥，拱思所以報，問溥所欲，溥曰：「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版，願悉得見之。」拱至，分遣使督匠摹打，凡得石本三千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錄為《琬琰集》凡百卷。當拱訪求古碑，成蹊害稼，村民深以為害，多鑿鑿其文字，或斫擊折為柱礎、帛礎云。始知昭陵諸碑乃鑿鑿於是時，且知諸碑多鑿損「王」字者，因恨溥故也。」（《昭陵碑錄·校錄札記》）孫三錫云：「《集古錄》載，宋時土人患官長誅求，斧椎頻加，則昭陵諸碑始遭大厄。咸豐乙卯秋，……道州何子貞太史自蜀入秦，遍訪古迹。嘗偕沈仲復太史冒雪蹇驢謁昭陵於九峻山。每摩挲於孔祭酒、虞恭公諸碑之下，流連竟日。土人疑有清地之令，輒將虞、薛諸碑椎毀數十百字。亟出曉諭止之，已不及矣。此昭陵碑二次之遭厄也。」（《昭陵碑考·自序》）林侗述及李勣碑時亦云：其「下半盡磨滅，則亦以摹拓架木蓋篷，為鄉人苦，故多毀之。」（《唐昭陵石迹考略》卷三）於此可知，由於歷代官府不時遣匠摹拓，諸碑大為民累，鄉民不堪其擾，遂有意鑿鑿碑字，損毀碑版。民國年間，巖峪村農民劉某苦碑害稼，欲將其地內已仆之崔敦禮碑深埋，因事出意外，竟被碑壓死，此事鄉間老者至今咸能鑿鑿言之。碑石毀損，當大部出於這種情形。然仔細觀之，因鄉民無知而鑿損之字，不少字口雖被鑿鑿，初看其字已毀，若再三摩娑，猶能辨認出一些字來。昭陵諸碑中尚有另一種情形，是碑版之字或整行，或整排，或整片，被一點一劃，徹底鏟去。這樣被鏟之處，或整行，或整排，或整片，屬於一次性破壞，無論怎么辨認，也認不出一個字來。這種破壞很可能是打碑人所為。舊時拓本往往以某本存某字，某本闕某字而定優劣，打碑人為使拓本奇貨可居，能獲善價，遂於拓過若干份之後鏟去若干字。此種情形，與鄉民鑿鑿以及不可避免之樵夫斧椎、牧童戲毀相比，似乎更為可悲。

昭陵除陪葬墓遺存了大量碑石之外，北闕（即司馬門，俗稱祭壇）亦曾是石刻薈萃之所，著名的「昭陵六駿」原先即在那里。據《金石錄》載：「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此即所謂昭陵刻石文，係歐陽詢隸書；又云：太宗「又琢石象平生征戰所乘六馬，為贊刻之。」此即所謂昭陵六馬贊，亦係歐陽詢隸書；又據《唐會要》載：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畢，高宗「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服、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此即所謂昭陵諸蕃君長石像座題名，係殷仲容隸書。可惜歐陽詢所書之唐太宗昭陵刻石文及昭陵六馬贊早已損毀磨滅，殷仲容所書之諸蕃君長石像座題名亦僅存七種，且多已殘闕。雖然如此，現存的七種諸蕃君長像座題名，仍然是唐代石刻珍品，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

本書收入了今昭陵博物館收藏的以及散存在陵園的陪葬墓碑四十三種，出土的陪葬墓墓誌四十六種，新出土貞觀、永徽中詔書刻石二種、鎮墓石一種，原昭陵北闕諸蕃君長石像座題名七種，陵園寺院所遺塔銘、經幢四種，封域之內及其左近遺留的宋、金、明、清四



朝與昭陵有關的碑刻十二種。乙速孤氏諸人明不在陪陵之列，緣歷代金石家多以其碑歸入昭陵諸碑，亦並錄之；編撰中，還參閱歷代著錄，另輯「佚碑存目」，凡七十二則，以備查考。

本書所收昭陵諸碑，除個別僅餘碑首或泐滅無文者外，不論存字多少，均有完整的拓本。自宋以來，昭陵諸碑極少完整拓本。明萬歷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趙岫由邑紳苟好善陪同，曾攜匠親至昭陵覓陪葬墓碑，其述拓碑之難有云：「蓋碑拓之難，莫如墓碣。荆藜荒莽中，裹飯以從，霾風裂日，工無所施。高須架，土須掘，僵仆者須起，無怪其傳者寥寥也。」（《唐昭陵石迹考略》卷一引）由於昭陵諸碑形體碩大，高聳者非支架不及上截，沉埋者非掘土不及下截，而仆地者非費大力難見全碑，故一般打碑人往往限於人力，僅就力所能及者拓之，完整拓本極為難得。羅振玉云：「昭陵諸碑，由宋以來，訖於乾嘉，大率皆半截碑。」（《昭陵碑錄·校錄札記》）遍檢前賢著錄，始知此言極是。葉昌熾於羅氏之前，言及昭陵諸碑拓本時亦云：「近時拓工惜紙，其磨泐處皆不拓。歲久塵埋，下半截深入土中，亦未嘗舉而出之。故精本、整本極為希觀。」（《語石》卷一）由於精本、整本極為少見，而前賢錄文又全據拓本，故其錄文多受限制。此次諸碑凡有文字者，已大部移於碑室，因無掘沉起僵之勞，遂得洗石支架，逐字摩挲。其中有拓本不易辨認而原石明白可睹者，有拓本無法拓出而原石依稀可辨者，有新近出土而舊拓本未見者，有舊拓本模糊而誤釋或告闕者，凡此種種，此次均以原石為本，參閱諸家錄文，闕者補之，訛者正之，綜觀全書，實於舊錄補正不少。其中諸碑增補和正訛字數，少則數字、數十字，多則一二百字，聞名的「姜遐斷碑」經過上下截綴合，錄至一千八百餘字，較舊錄多出近一千字。以往不少碑文因闕字過多，甚難成讀，經過此次增補，又加了點號，竟朗朗上口矣。重要的是，書中所錄碑石，除部份神道碑舊有錄文外，大部未見著錄，其中所有墓誌不僅從未見諸著錄，且多數是不曾對外展出，或尚未公開發表的。

本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在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指導下，首次對唐昭陵石刻文字進行的一次全面係統的整理。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任吳鋼同志在統領此事中，不僅親自幫助設計篇目，規劃版式，校閱拓本，斟酌文字，並直接執筆修改註釋，推敲案語；昭陵博物館館長楊義君同志從各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昭陵博物館助理館員周立軍同志精心摹拓了全部石刻文字；昭陵博物館前副館長鄭伯舉與美術師盧介眉、張智會以及醴泉縣民政局局長張進科等同志，都從不同方面給予了幫助；陝西師範大學郭子直教授協助校對了大部墓誌錄文，黃永年教授對本書的編撰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我的老師、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牛致功教授及我的妻子、咸陽師範專科學校歷史系講師門秀芳，都對我編著本書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和支持；三秦出版社副總編段憲文、古籍編輯室主任王剛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副主任張天池同志，均為此書的編輯、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在此一并致謝！

陳垣先生曾經說過：「抄書易，抄碑難。抄碑易，校碑難。」（《陳智超〈道家金石略序〉》）由於本人學識有限，經驗不足，其中錯訛之處在所不免，懇望廣大讀者不吝賜教。這個集子僅彙錄了昭陵現存碑石文字，並在前賢的基礎上，簡略地作了一些考釋，需要做的事還很多，而且今後將不斷地有新的碑石出土，但願能有更多的同行，一道繼續這項工作。

張沛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自序於陝西省咸陽教育學院



圖

版

# 目錄

- 昭陵陪葬墓分佈示意圖 【圖一頁】
- 溫彥博碑（貞觀十一年十月） 【圖二頁 錄文一〇三頁】
- 楊恭仁墓誌並蓋（貞觀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圖三頁 錄文一〇五頁】
- 段志玄碑（貞觀十六年） 【圖四頁 錄文一〇七頁】
- 宇文士及碑（貞觀十六年） 【圖五頁 錄文一〇九頁】
- \* 魏徵碑（貞觀十七年正月） 【圖六頁】
- 長樂公主李麗質墓誌銘並蓋（貞觀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圖七頁 錄文一〇九頁】
- 長樂公主李麗質碑（約貞觀十七年） 【圖八頁】
- 彭城國夫人劉娘子墓誌銘並蓋（貞觀十八年二月五日） 【圖九頁 錄文一〇九頁】
- 王君愕墓誌銘並蓋（貞觀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圖一〇頁 錄文一一〇頁】
- 薛頤墓誌銘並蓋（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圖一一頁 錄文一一二頁】
- 李思摩墓誌銘並蓋（貞觀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圖一二頁 錄文一一二頁】
- 統毗伽可賀敦延陀墓誌並蓋（貞觀二十一年） 【圖一三頁 錄文一一三頁】
- 附：李思摩碑（約貞觀二十一年）
- 孔穎達碑（貞觀二十二年） 【圖一四頁 錄文一一四頁】
- 裴藝碑（貞觀二十三年） 【圖一五頁 錄文一一六頁】
- \* 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爾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六頁】
- \*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六頁】
- \* 吐蕃贊府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七頁】
- \* 玉闥王伏闥信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七頁】
- \* 焉耆王龍突騎支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八頁】
- \* 高昌王麴智勇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圖一八頁】
- 附：\*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石像座題名（約貞觀末至永徽初）
- 豆盧寬碑（永徽元年） 【圖一九頁 錄文一一七頁】
- 牛進達墓誌銘並蓋（永徽二年四月十日） 【圖二〇頁 錄文一一九頁】
- 邳國夫人段苜壁墓誌銘並蓋（永徽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圖二二頁 錄文一二二頁】
- 牛進達碑（永徽二年） 【圖二二頁 錄文一二二頁】
- 房玄齡碑（永徽三年） 【圖二三頁 錄文一二三頁】
- 義豐縣夫人張廉穆墓誌銘（永徽六年二月九日） 【圖二四頁 錄文一二四頁】
- 高士廉瑩兆記並側（永徽六年二月） 【圖二五頁 錄文一二五頁】
- 薛收碑（永徽六年八月） 【圖二六頁 錄文一二八頁】
- 姜簡碑（永徽中） 【圖二七頁】
- 文帝昭容韋尼子墓誌銘並蓋（顯慶元年十月十八日） 【圖二七頁 錄文一二九頁】
- 唐儉墓誌銘並蓋（顯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圖二八頁 錄文一二九頁】
- 亡宮五品墓誌銘並蓋（顯慶二年二月十四日） 【圖二九頁 錄文一三一頁】
- 張士貴墓誌銘並蓋（顯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圖三〇頁 錄文一三一頁】



頁】

號國夫人岐氏墓誌銘蓋（約顯慶二年）【圖三一頁】

河南縣君元萬子墓誌銘並蓋（顯慶三年正月十四日）【圖三二頁 錄文一三四頁】

三四頁】

張胤碑（顯慶三年三月）【圖三三頁 錄文一三五頁】

李靖碑並陰（顯慶三年五月）【圖三四頁 錄文一三六頁】

周護碑（顯慶三年）【圖三五頁 錄文一三九頁】

尉遲敬德墓誌銘並蓋（顯慶四年四月十四日）【圖三六頁 錄文一四一頁】

頁】

鄂國夫人蘇斌墓誌銘並蓋（顯慶四年四月十四日）【圖三八頁 錄文一四四頁】

四頁】

尉遲敬德碑（顯慶四年）【圖三九頁 錄文一四五頁】

蘭陵長公主李淑碑（顯慶四年十月）【圖四〇頁 錄文一四八頁】

趙王妃宇文脩多羅墓誌銘並蓋（約顯慶五年）【圖四一頁 錄文一四九頁】

頁】

許洛仁碑（龍朔二年十一月）【圖四二頁 錄文一五〇頁】

杜君綽碑（麟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圖四三頁 錄文一五三頁】

鄭仁泰墓誌銘並蓋（麟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圖四四頁 錄文一五五頁】

頁】

清河長公主李敬碑（麟德元年十月）【圖四五頁 錄文一五六頁】

程知節墓誌銘並蓋（麟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圖四六頁 錄文一五七頁】

頁】

程知節碑（麟德二年十月）【圖四七頁 錄文一五九頁】

李震墓誌銘並蓋（麟德二年十一月）【圖四八頁 錄文一六一頁】

婕妤三品亡尼墓誌銘並蓋（麟德二年十二月）【圖四九頁 錄文一六二頁】

頁】

李孟常碑並陰（乾封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圖五〇頁 錄文一六三頁】

紀國先妃陸氏碑（乾封元年十二月九日）【圖五一頁 錄文一六六頁】

唐太宗貴妃韋珪墓誌銘並蓋（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圖五二頁 錄文一六八頁】

文一六八頁】

附：唐太宗貴妃韋珪碑（約乾封中立）

吳黑闥碑（總章二年）【圖五三頁 錄文一七〇頁】

李勣墓誌銘並蓋（總章三年二月六日）【圖五四頁 錄文一七二頁】

英國夫人墓誌銘蓋（約顯慶五年）【圖五五頁】

王大禮墓誌銘並蓋（咸亨元年十月四日）【圖五六頁 錄文一七四頁】

斛斯政則墓誌銘並蓋（咸亨元年十一月十日）【圖五七頁 錄文一七六頁】

頁】

張阿難碑（咸亨二年九月）【圖五八頁 錄文一七八頁】

趙王李福墓誌銘並蓋（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圖五九頁 錄文一七九頁】

九頁】

越國太妃燕氏墓誌銘並蓋（咸亨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圖六〇頁 錄文一八〇頁】

一八〇頁】

越國太妃燕氏碑（咸亨三年）【圖六一頁 錄文一八三頁】

馬周碑並陰（上元元年十月六日）【圖六二頁 錄文一八五頁】

阿史那忠墓誌銘並蓋（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圖六三頁 錄文一八七頁】

頁】

\* 阿史那忠墓鎮墓石（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圖六四頁 錄文一八九頁】

附：定襄縣主李氏誌蓋（約永徽四年）

阿史那忠碑（上元二年十月）【圖六五頁 錄文一九〇頁】

李勣碑並陰（儀鳳二年十月六日）【圖六六頁 錄文一九二頁】

亡宮七品典燈墓誌銘並蓋（儀鳳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圖六七頁 錄文一九五頁】

一九五頁】

唐嘉會墓誌銘並蓋（儀鳳三年二月十四日）【圖六八頁 錄文一九五頁】

附：唐嘉會碑（儀鳳三年）

澄心寺尼優曇禪師塔銘（儀鳳三年）【圖六九頁 錄文一九六頁】

西宮二品昭儀墓誌銘並蓋（永淳元年十月十一日）【圖七〇頁 錄文一九六頁】

六頁】

臨川郡長公主李孟姜墓誌銘並蓋（永淳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圖七一頁 錄文一九七頁】

錄文一九七頁】

\* 貞觀十五年封臨川郡公主詔書刻石（永淳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圖七二頁 錄文一九七頁】

二頁 錄文一九九頁】

\*永徽元年封臨川郡公主為長公主詔書刻石（永淳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圖七二頁 錄文二〇〇頁】

安元壽墓誌銘（光宅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圖七三頁 錄文二〇一頁】

褚亮碑（約高宗時） 【圖七四頁 錄文二〇三頁】

梁仁裕碑（約高宗時） 【圖七五頁】

定國夫人王氏墓誌銘並蓋（約高宗時） 【圖七五頁 錄文二〇四頁】

崔敦禮碑（高宗時） 【圖七六頁 錄文二〇四頁】

房仁裕碑（高宗時） 【圖七七頁 錄文二〇六頁】

亡宮三品婕妤金氏墓誌銘並蓋（永昌元年正月） 【圖七八頁 錄文二〇八頁】

頁】

常樂縣君賀若氏墓誌銘（周萬歲通天元年） 【錄文二〇八頁】

亡宮三品墓誌並蓋（周長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圖七九頁 錄文二〇九頁】

頁】

豆盧仁業碑（約武周時） 【圖八〇頁 錄文二〇九頁】

廣濟寺阿彌陀石像塔銘（景龍三年六月八日） 【圖八一頁 錄文二一〇頁】

頁】

姜遐碑（約玄宗即位後） 【圖八二頁 錄文二一一頁】

越王李貞墓誌銘並蓋（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圖八三頁 錄文二一三頁】

頁】

越王李貞碑（約開元六年） 【圖八三頁】

契苾夫人墓誌銘並蓋（開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圖八四頁 錄文二一四頁】

頁】

執失善光墓誌銘並蓋（開元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圖八五頁 錄文二一五頁】

頁】

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三年二月） 【圖八六頁 錄文二一六頁】

新息郡夫人翟六娘墓誌銘並蓋（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圖八七頁 錄文二一八頁】

恒山愍王李承乾墓誌銘並蓋（開元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圖八八頁 錄文二一九頁】

錄文二一九頁】

恒山愍王李承乾碑（開元二十六年十二月四日） 【圖八九頁 錄文二二〇頁】

唐儉碑（開元二十九年二月重刊） 【圖九〇頁 錄文二二〇頁】

瑤臺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天寶二年八月十五日） 【圖九一頁 錄文二二三頁】

廣濟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約唐中期） 【圖九二頁 錄文二二七頁】

宋新修唐太宗廟碑並陰（開寶六年十月十五日、紹聖元年五月五日） 【碑陽圖九三頁 碑陰圖九四頁 錄文二二七頁】

宋游師雄題六駿圖碑並陰（元祐四年五月五日） 【圖九五頁 錄文二三〇頁】

金重修唐太宗廟碑（天眷元年三月十五日） 【圖九六頁 錄文二三一頁】

明正統元年御製祝文碑（正統元年二月十五日） 【圖九七頁 錄文二三二頁】

明成化元年御製祝文碑（成化元年四月一日） 【圖九七頁 錄文二三二頁】

明弘治元年御製祝文碑（弘治元年四月四日） 【錄文二三三頁】

明唐祠紀事碑（崇禎五年六月十五日） 【圖九八頁 錄文二三三頁】

清康熙三十五年御祭碑（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圖九九頁 錄文二二三三頁】

清康熙三十六年御祭碑（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三日） 【錄文二三四頁】

清乾隆十四年御祭碑（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圖一〇〇頁 錄文二三四頁】

清乾隆二十年御祭碑（乾隆二十年九月十三日） 【圖一〇〇頁 錄文二三四頁】

清防護唐昭陵碑（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圖一〇一頁 錄文二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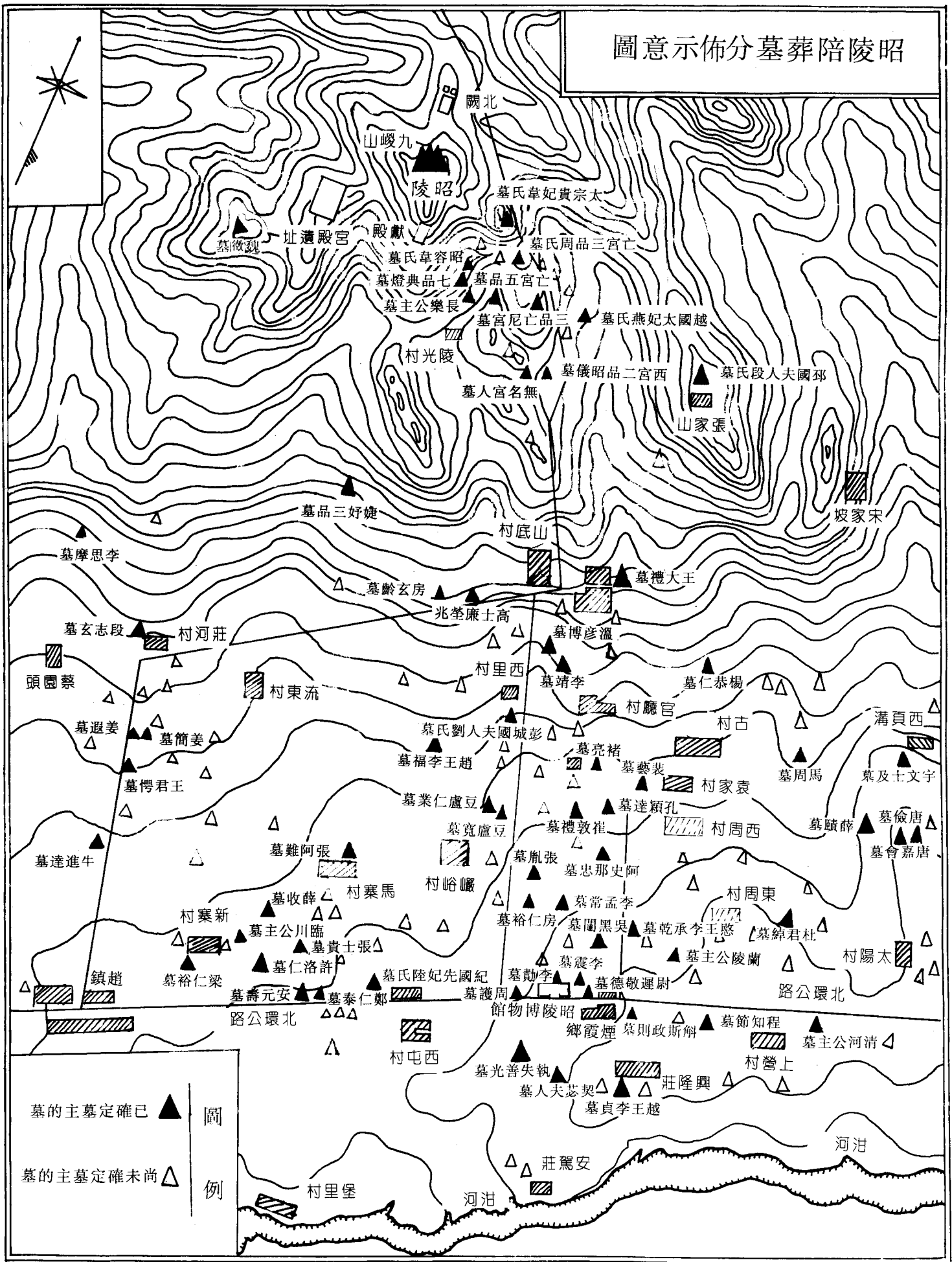
附一：昭陵部份陪葬墓碑照片 【一〇二頁】

附二：現存昭陵諸碑著錄及錄文一覽表 【二三七頁】

附三：佚碑存目 【二四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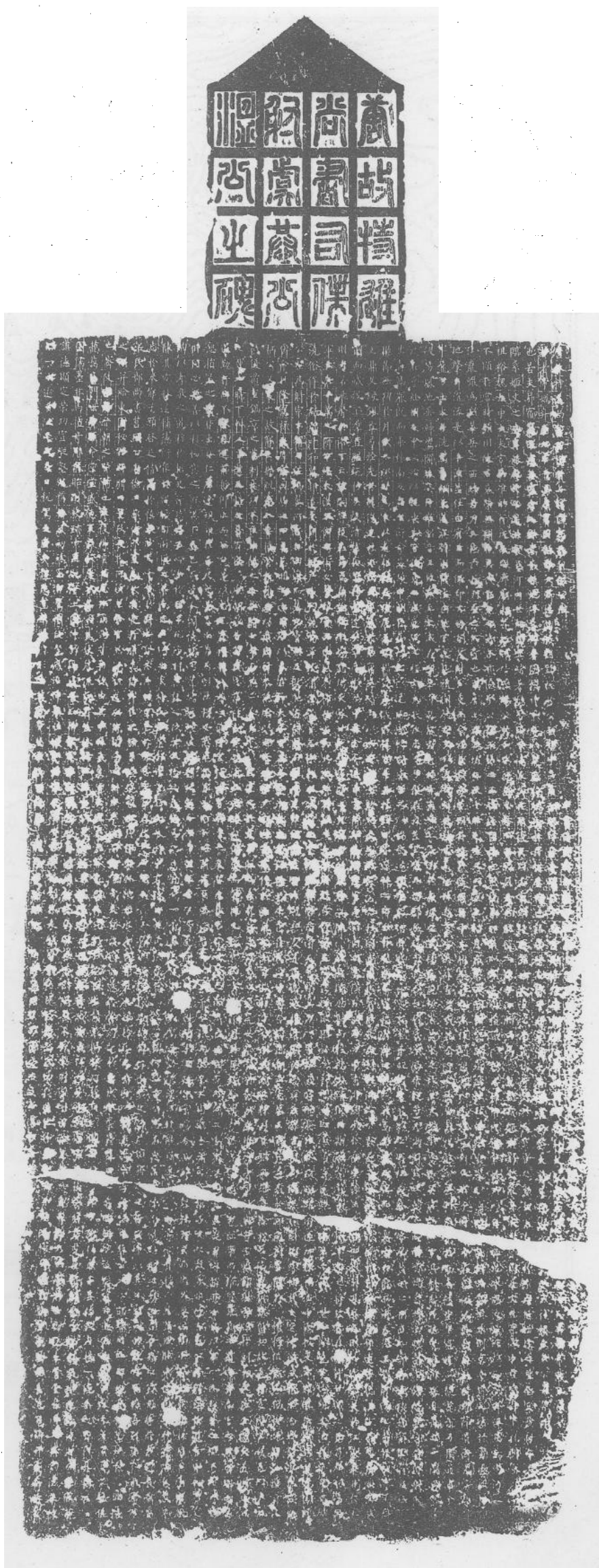
跋

昭陵陪葬墓分布示意圖



昭陵陪葬墓分布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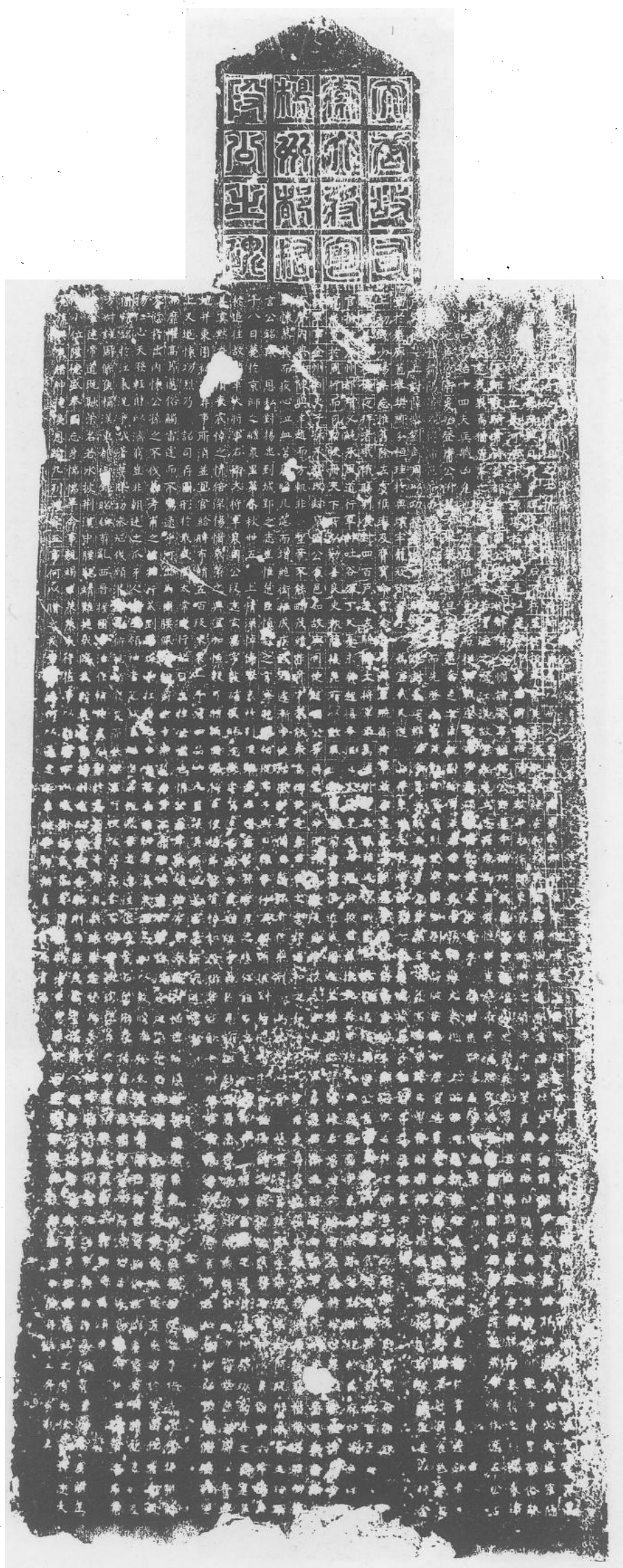


溫彥博碑

唐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十月立。原存於陝西省醴泉縣煙霞鄉山底村南約三〇〇米處溫彥博墓前，公元一九七五年移入昭陵博物館。碑身首高三四二釐米，下寬一一一釐米，厚三七釐米。額篆題「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岑文本撰文，歐陽詢正書，共三十六行，滿行七十七字。碑下部斷裂，字多磨滅。有著錄。







### 段志玄碑

唐貞觀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立。原存於醴泉縣昭陵鄉莊河村北約一五〇米處段志玄墓前，公元一九七五年移入昭陵博物館。碑身首高三三四釐米，下寬一〇五釐米，厚三五釐米。額篆題「大唐故右」衛大將軍「揚州都督」段公之碑」。碑文正書，共三十二行，滿行六十五字。碑中部以下鑿損較甚。有著錄。